



梅山集

十五

記 題 銘 祝  
跋 辭

昏書  
告祝

廿七

~ 16  
2373  
16



和  
2273  
卷28-16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記

少連大連遺墟記 戊戌

殷太師罔僕于周遜世于東推九疇之道宣八條之  
教故吾邦之民首被仁賢之化化夷為華闢荒闢陋  
與中國并稱而亦有列諸聖經者少連大連是已禮  
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  
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語之如此末云  
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夫子又舉少連與夷齊虞逸

朱張柳下惠并許逸民又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  
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朱子釋之曰少連事  
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又  
曰七人隱遯不污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柳下惠少  
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  
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又舉其善居喪者載諸小  
學爲永世模範以海左偏邦之人而得此於孔朱二  
夫子者炳然爲吾東之耿光豈直爲當人有數之知  
遇哉少連大連居海州州城東門外首陽山下槐木  
亭世傳其遺墟南有二島名之曰二子島北有二臺

名之曰二子臺二子相叅其地地靈攸鍾所以生二  
連歟夫子之欲居九夷者必以箕聖之國少連之鄉  
也海之人士取首陽之名立清聖廟以祭夷齊夷齊  
求仁得仁靡所怨尤與箕聖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同  
時而一揆且與少連齊名則其祀於箕聖之國少連  
之鄉者不期而然亦可異焉二連之於夷齊兄弟之  
并名同得夫子而名者又同焉而海人之獨祀夷齊  
者何哉以降志辱身有遜於不降不辱歟抑貴遠而  
賤近歟聞有短碑紙刻名字願踏荒壠而亦莫見豎  
云矧其大者乎嗚呼地相去萬里而猶贊述乃爾居

是邦者寥寥乎表章是不知烝民首章之義者也水  
不忍廢地不忍荒謹述斯義援筆而爲遺墟記用告  
于篤論之君子爲闡揚至德之真諦云爾

道谷書院記 丁未

北青府東二十里道藏峯下有所謂道谷齋者髦士  
肄業之所也卽齋之右勑精舍祀文正公尤菴宋先  
生歲久垂圯改建三楹配侑文正公陶菴李先生又  
有齋祭之室誦讀之堂休息之廬庖湔庫廩門垣咸  
備將圖惟永遠而勿壞焉苟非尚德崇賢之苦衷至  
誠亦何以與此哉蓋北青卽肅慎氏故都爾山川雄

秀風氣剛勁其地靈亭毓殊絕於諸邑而地近塞俗  
尙樸伎儒教不行逮老峯閔文忠公興學北路有邑  
子進士孟道傳首先請業老峯愛其穎悟亟施身教  
贈以婚服及喪祭禮用作全省之指南又有孫萬全  
李義植掘衣于丈巖鄭文敬公與聞淵源之正文巖  
贈以真像及尤菴心畫有若孫榮祖之於黃江李泰  
章之於芝村林芝秀劉汝豪之於陶菴咸蒙蛾述之  
化陶菴特書經訓章句俾資其講習於是乎士風丕  
變趨向歸正而方識尤菴陶菴兩先生倡明表準之  
功烈爲始終條理也及 正宗丙午柳公知養來守

是邦存心儒化移奉丈巖影頓于龍岳齋又享老峯  
于孟氏山庄月吉會講兩齋仍購兩先生遺編而藏  
焉嗚呼尤菴先生以間世英豪之姿際遇 孝廟身  
任尊攘之大義中途泣弓事無可爲則退藏岷巖而  
猶眷眷乎 寧陵遺託以明天理正人心爲己責閑  
先聖之道闢異端之說實孟朱以後所未有也陶菴  
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知幾如神不俟終日值辛壬  
羣兇蔑貞世禍滔天 聖誣罔極國是靡定而先生  
擔笏斯道尤嚴於忠違邪正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引  
一線於羣陰之底扶九鼎於旣壞之中而興起斯文

挽回世教功化之盛當爲尤菴後一人也諸君之必  
祀兩賢者豈非以三綱五常賴兩賢而增重爲萬世  
之耿光哉院儒劉允晦千里而至致多士之請謁不  
佞記之竊惟諸君之爲斯舉非直爲觀美也其心以  
爲庠塾樂育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俾爲師爲生者居  
之而安則其志靡所撓奪而爲教也必專爲學也必  
固庶幾培養英才有以裨補世程永底于平康蓋其  
苦心所注者乃爾則凡學於此者詎不知感奮而作  
新哉北路文禮之盛素遜於東南而乃人之得於天  
而具於性者則何曾有毫髮差殊乎斯文之興替本

於天而係於教化以故八閩百越乃昔之蠻夷荒服而宋明以來開荒闢陋文明比隆中華地何限於遐邇哉惟存乎數學之如何耳况北關 聖祖興王之地而聲教熙洽靡遠不暨安知北路儒化之興不復覩於今日乎諸生之登斯堂而有志於學者信能求之於經傳體之於身心而發之於日用常行由內而及外務其本而不遺其末則漑根食實之效國家永有賴焉而兩先生精靈亦安於芬苾不亦休哉諸生有事于廟仰瞻兩先生陟降在上儼乎其若臨如承警欵警策不怠則江漢羹墻之慕其不在茲乎吾又

懼後進之不能繼先進故并述其先進承學之故事用告于來者諸君乎其欽念哉

### 蠱石記

良爲山爲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石之爲物在天爲星在地爲骨氣化所鍾顯靈不忒故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且能產于崑言于晉趙浮磬列錢蘊玉生金而又有化女望夫之異者非一二數豈非感應之所致哉我東秦封王弓裔以新羅遺孽見棄於家國托身緇徒崛起羣盜之中竊據黑壤建國稱元奄有三韓之二然素性凶暴嗜

殺不休戕害妻子屠戮公卿生靈魚肉舉懷曷喪之心弓裔每言江涸石盡吾乃亾一夜龍潭江水涸爲平陸環都邑百里石盡盡毀北至于劔拂嶺西至于花巖東南至于龍潭大灘不多日而亡如其言東史云裔聞麗祖舉義驚曰王公得之吾事已矣以微服出北門遁于巖谷信宿飢甚偷截麥穗尋爲斧壤民所害諺傳裔至青鶴山挺身立斃將卧埋而尸終不僵卽其形而築石爲墳仍爲叢祠三防卽其所也三淵金先生嘗過三防題其墓云弓王弓劔寄他山石築蓬科亂水間猶有排衙峯列戟路人於此揔低頭

又云君臨大陸肆威靈用物弘多魄亦憐聞有愚氓曾劫寶片時魂骨碎風霆可想傳聞之不爽也淵翁亦嘗賦東洲蠱石曰天地饒清淑如何爾稟頑鴟皇未施手媼母巧同顏鑿鑿千錐入癩癩萬痘斑其形象之醜惡可知也青州貢怪石蘇子瞻云齊安江上美石與玉無辨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繪畫有不能及豈所謂怪石者耶古者稽首常則玉石章明神靈滋液爰有石華唐虞盛世天墜地出用備貢獻也宜哉凡物之妍媸生于相形而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類潛通數亦冥會天之報施善惡詎有

人物之殊哉精誠所到金石亦透則稔惡而矢言者  
孚應如響變化如神豈謂理外之理哉昔海外有形  
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故捷於  
口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如蠱石者以蠱而語者也  
余每遵大灘而北觀其齒齒鑿鑿磊砢硤砢者如蠟  
食蚋嘍錐鑽刀鑿大小高低無一峯完者竊有會於  
天人感格之妙爲作蠱石記用備永世之監戒焉

宋洪洞記

白岳一支逶迤而東爲鷹峯鷹峯爲昌德昌慶兩闕  
之鎮昌慶宮之東爲國太學太學東北有洞名宋洪

此何以稱焉尤菴宋先生祖先世居于茲吾先祖判  
尹公入 本朝首拜判漢城尹卜宅于崇教坊卽亦  
茲區也後承蕃昌散處泮水東西世稱洛陽東村滿  
地洪此其所以名也茲區也洞府寬暢局勢圓正又  
有雲林之勝有巖陡起十數尺孤標特秀廉稜而不  
露鋒刃清越而若叩瓊瑰白傅詩隱起璘璘狀擬成  
瑟瑟胚者爲斯石準備語也尤菴大書曾朱壁立四  
字鑄諸石面銀繩鐵索可想巖巖之象也巖罅僅容  
一指無水土包涵而青蛙產其中以時出沒亦可異  
焉猶華山桃花生于石縫着之卽生不由核種是所



云氣有潛通數有冥會者也物性之變化有不可以常理限者如此噫判尹公後孫流散京鄉如飄蓬泛梗吾家亦自曾王考贊成府君已離泮村舊宅今爲四賢祠矣昔李文饒爲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備園池之玩至云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瘞死南荒身且不保况平泉乎何其欠達觀也其貽議於百世者固也吾先祖廉約爲度傳十數世而始離舊基較文饒得失何如哉寔垂裕於後昆諒無隕于前構撫韋家之宿事勞想欽承懷王氏之門風濶願祖述是乃吾苦心而及今癘病

瀕死不復擬議到此詎不憑心而興喟哉洞舊有塾泮僕鄭學洙教授於其中克修豎拂秉牌故事冠童百餘人彬彬有西河之風間已累易主矣尤翁後人欽象戒之謂不宜屬別人買取書齋栽花種果用添其形勝斯可謂修族代而不遷遵世守而不失也戒之沒而不克保有余亦無以爲力任其變遷徒誦宋洪洞名有媿戒之大矣嗚呼水不忍廢地不忍荒某何敢忘哉

花石亭重修記

坡州治之西二十里有所謂栗谷谷不深谷之北崖

有所謂花石亭亭不高然栗谷之花石亭聞於中國  
聞者莫不願見也豈非以其人哉栗谷李氏之有也  
自康平公諱明晨築亭而世守之五世而文成公出  
文成之學學者宗之世稱栗谷先生而先生八歲登  
斯亭有山月江風之詩光霽氣象見於其詩故詩傳  
而亭亦傳向使李氏不居而先生之詩不作夫孰知  
城州之有栗谷而栗谷之有花石亭哉康平之作是  
亭也所思想遠故取平泉莊一花一石之語以名之  
夫一花一石之不以與人斯亭與平泉一也然平泉  
花石一經黃巢之亂皆爲有力者取去贊皇之莊自

是無聞焉而斯亭也既廢復興更數百年巋然如一  
日而過者爲之延佇惟恐一花一石之見傷也豈亭  
臺園池之久不久不在一花一石之不以與人而在  
一花一石不以與人之外歟必有能辨之者歲丁未  
李氏子孫相與謀鳩材而重修之尸其事者曰奎信  
走京師謁文者曰敏迪敏元或曰亭不可不修乎康  
平所遺在一花一石之外先生所守亦在一花一石  
之外爲其後承者守先生之所守足矣彼扃楔而塗  
墜者不亦末乎不佞曰不然先生道全德備所以廣  
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者自朱子而下鮮有其倫故

後人所以賢賢而親親者寤寐羹墻愈久而愈不衰  
夫既親之矣則不得不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夫既  
賢之矣則不得不曰水不忍廢地不忍荒亭惡可不  
修也嗟夫去先生之世于今且三百年所矣流風餘  
韻邈乎其不可攀焉獨斯亭在學者之登斯亭也訪  
先生之所遊誦先生之所賦頌昂乎山月江風之間  
以求其高明廣大之象則斯亭也亦不爲無助矣是  
爲記

揚州牧學重修記

揚之爲州在漢師之左不百里而近猶西京之有馮

翊地大人繁其士大夫守族望而重文學其民善俗  
而務本故其鄉校之盛亞於國學非他郡及也太上  
生知安行其次學知勉行太上不恆有則師友講習  
洵不可已是以崇昔聖王設爲教法俾薰陶觀感而  
成就之格致誠正以進其德詩書六藝以居其業祭  
祀鄉社養老以肄其禮升降俯仰周旋磬折以觀其  
容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此所以淬勵點化日遷善  
而不自知也傳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校者其士  
君子之肆乎揚之學宮營建久豎雨橫風幾不可支  
今州牧金侯慎根纔下車修舊起弊百度俱貞既謁

先聖先師退而歎曰吾責也其敢不獲肅學之章甫  
與究修葺之圖捐廩而先之一邑胥勸或伙以財或  
相以力徐莘輔崔景漢李敬燮李炳一權祭金愚容  
徐永錫永溫其人也經始於夏背秋涉冬而工告訖  
殿廡之侈者翼然而楹齋室之墟者櫛然而茅丹雘  
之漫者奕然而章庖漏有所鼎俎有次噫何其惠而  
勤而周也雖然立學將以講學苟有學而不講學講  
學而不以實其所謂學止是空洞一屋廢興成毀何  
與於世教也哉丘文莊公濬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  
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自孔門

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後之士不逮遠  
矣倘離羣索居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以進於  
道栗谷李先生歎近世鄉學之弊曰師恬于倚席弟  
子嬉于束閣鄉飲禮廢教庭草沒由前言而知朋遊  
爲可樂由後說而知教弛爲可懼然則金侯所以殫  
心繕學以復故常豈苟然爲一鄉之觀美哉髦士乎  
苟有奮發而自修者罔不卓然有成立矧乎密邇京  
國聲明風化之所先及者乎州之士踵門而請曰願  
有述遂書此而歸之

孝子里 旌閭閣記 庚戌

海州東六十里鰲川上不周山下有所謂孝子里孝子卽高麗贊成川隱李公孟芸而我 太祖以 御筆三字 旌厥宅里者也公生稟異質性純於孝麗社旣屋引謝疊山母在不死之義負親逃海入少連大連之鄉卜居于茲區山樵水漁以供甘旨愉色婉容以養心志侍湯則夜帶嘗糞焚香禱辰守制則啜粥廬墓指秃穿白馴致冰潭躍鯉雪田產瓜至誠攸格無感不通時人之目以玉祥曾子者實無媿焉移孝爲忠痛心鼎革掛朝冠於東峴灑清風於雷首與

杜門洞七十子晦身土室矢心自靖發孤憤於聲詩和牧隱之黃花 聖朝三徵不奪所守其懷松采薇之節凜凜乎洞窟宙而媿三光公之孝可謂有始有終於乎懿哉噫君臣之倫靡所逃於覆載不容閒於食息而麗氏舊臣滔滔是欺天譎人賣國販君惟公以小微子遺裔承大隱公庭訓又從圃牧冷諸賢遊倡明絕學講究性理見得極天罔墜之大經大義卽其充養有素乃能所在盡分卜商之竭力殷仁之罔僕咸萃于一身儘朱子所云活孝推將去而古語兩節并弘二理同極者其庶幾乎猗歟我 聖祖以武

王式商容之心範天地廓淵藪讚徐甄之詩訪元天  
錫之間封趙狷南乙琮於松山沙川而未聞 旌表  
門閭獨於公 命碣其里而特揭勝國官銜獎忠袞  
孝之典一舉而該盡 奎章爛日星丹楔耀鄉井  
建極規模之仁厚宏達於斯爲盛可但爲礪世教尚  
名節之一端於下百世而聞公風者靡不激勸興慕  
以忠則膾享于表節祠以孝則追配於達禮祠用極  
其崇報而視公舊里則烏頭赤腳歸然炳煥於百劫  
滄桑之餘使人起好懿之良心思與之齊然則斯關  
之存其有裨於民彝物則者詎可量哉爲公雲仍者

圖所以聿修母忝錫類不匱乃不負 國家象德崇  
賢之盛意李氏乎其欽念哉 洪武丁丑始 旌閭  
後四百五十三年 崇禎之四庚戌記謁文者卽公  
後孫最綱誠力篤摯亦不可以不書也

遊三藐記 壬子

冠岳山靈秀傑特競勢爭高層巖峭壁如綠鬢青螺  
不可名狀卽所云結成元氣之始超出太虛之中者  
也爲國都案對與道峯三角參焉望之有如峨冠博  
帶上朝天帝之象故亦名卓冠漢南羣山固多可賞  
而若加題品則皆此山之兒孫也丙申梧秋與李子

岡吳瑞五期會茲區爲一遊度中秋初吉李子岡至  
自靈芝山中訪余于玄石江榭仍聯轡出郊吳弁聖  
錫從焉涉露梁造瑞五所瑞五傲裝以待午饋訖或  
輿或騎發向北紫霞洞洞是茲山出入之關清泉白  
石喚醒耳目舊有申氏水亭而今毀矣尋三藐寺而  
止焉寺臨山腰梵宇宏崇斷石爲柱國內羣刹之所  
無有也寺前有樓樓軒敞四達遠挹海門水色山光  
若相蘸然儘瓌觀也馮欄竟晷見落照西沉爲誦金  
北軒詩金戈在手無由挽坐想文山一片心之句自  
不禁感唏夕宿丈室晨起上樓時大霧彌天山潛海

沒萬象渾沌有鴻濛未判底意可供奇賞俄而雨灑  
淋鈴千林風動萬壑雷鳴亦可聽也向晚收霽洞天  
物色煥然改觀下山入瑞五所午饁携子岡從流而  
下舟泊玄石登東樓舉酒爲別凡恆人之情其目悅  
而其體不適則不能久留雖匡廬羅浮青田之名勝  
皆暴日中踞巉巖無從容優遊之趣如傾蓋之交縱  
極歡喜而因之化離茲樓則摠溟岳之勝聚各區灑  
氣於樽俎之間不費筇屐而極心目之玩不其快而  
適乎有謂茲遊之盛自吾輩始余曰身後名於我何  
有有不可不傳者昔南沙川乙珍趙松山狷徐樊塘

甄三賢者遯世自靖披髮入山結三幕于茲區遙望  
鵠嶺失聲痛哭用舒榛苓之思麥禾之恨名其臺曰  
戀主後人取禪家語改三幕以三藐改戀主以影炷  
出於忌諱也應有精靈赫赫在泓淸之中况若操几  
杖而聽叱咤是豈湮滅而無稱乎後之尋真茲山者  
必攀三賢遐躅求其不死之心哉余卜居于露湖伏  
枕垂死回憶舊遊李吳兩賢俱作秋柏之實叵耐遼  
鶴之感力疾泚筆用備山中之故事焉

題跋

敬書丙申二月四日 正廟上疏後

殿下之於臣卽一天也頂踵毛髮莫非賜也覆育生  
成莫非德也臣之生年二十五歲皆得於 造化涵  
育之中者也臣感戴 洪私銘心鑠骨惟以問 寢  
視 饑爲區區報答之計矣不料我 殿下不知臣  
不肖不克負荷乃以一日萬幾之繁舉而畀之其事  
則至嚴至重其責則至艱至大顧臣愚魯豈有一分  
冒當之望而瀝血控辭至再至三而不能得則分義  
所迫黽勉承膺已數月于茲矣夙夜祇懼如集于木  
迺者 聖上濳軫 宗統之重永爲根本之圖遂於  
上冊之餘特舉 賜號之禮且榮且感罔知攸措雖



限結糜粉何足以仰酬其萬一哉抑臣有私情之萬  
萬痛迫者今因事會之發而危衷益激不能自抑欲  
言而聲先吞欲書而涕先注嗚呼此 殿下之所不  
忍聞小子之所不忍言而遂終泯默則是自阻於  
仁覆之天而臣之情私永無可暴之日也茲敢大聲  
疾號泣血陳懇惟 殿下哀憐而垂察焉噫壬午  
處分卽我 聖上爲宗社不獲已之舉也以 大聖  
之心行達權之道環東土大小臣民孰敢有異議於  
其間况臣之保殘喘得至今日者固非 殿下之洪  
恩焉高天厚地泰山深海未足以喻此感激則在臣

報效之道惟當信之如四時守之如金石至於傳萬  
世而無弊也假使怪鬼不逞之徒敢生希覬之心肆  
發追崇之論而臣乃爲其所惑憊妄欲移易義理則  
是實爲 殿下之罪人非特爲 殿下之罪人亦將  
爲 宗社之罪人萬古之罪人皇天上帝臨之在上  
宗廟神靈質之在傍臣焉敢誣也臣焉敢誣也至於  
喉院日記盡載其時事實無人不知無人不見見者  
傳之聞者議之流布一世塗人耳目臣之私心哀痛  
殆窮人之無所歸也夫閭巷匹庶之有情理悲切者  
則終身含痛如不欲生臣雖愚頑亦有一段不泯之

心而今乃高臨貳極儼對百僚豈不有痛于心豈不有泚于頰乎若以爲臣之哀痛或有碍於 殿下之處分云爾則此有不然者蓋 殿下之處分卽天理之公也臣之哀痛亦人情之極也 處分自處分哀痛自哀痛眞所謂并行而不悖兩存而無傷也若又以爲無日記則無以徵信 處分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夫 國朝典故俱在簡牒金匱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代移動不得又安用日記爲也嗚呼日記之存不存 殿下處分之如何而臣之所以自處者惟有遜避儲位沒身屏處只以一日三時恭修起居

之職而已言之及此不覺腸摧而心裂籲天而無從也伏乞 殿下悲之矜之諒之察之亟收臣聽政之命仍去臣儲貳之任以全終始 慈覆之恩不勝大願

我 正廟代理之翌年丙申二月上章陳情于英廟者如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聖人之於天道有性焉歷選載籍遭人倫之變而極人倫之至者惟舜周公是已蓋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而 正廟所值比舜周公尤難處其難而得其正此所以盡性也夫天下之道有經有權

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而 正廟所以處  
斯義者守經已矣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羣黎百姓之於戲不  
忌者將閱千劫如一日猗歟盛哉斯疏也上以闡  
聖祖傳付之精義下以敘哀痛罔極之至情仍之  
章貳本嫌微之旨杜亂賊覬覦之心一字一句咸  
出於至誠惻怛而純乎天理以故仰格 宸衷處  
分得中慈孝兩盡止其所止卽朱子所云父慈則  
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者也聖人  
所以爲人倫之至而於天道有性云者於是焉可

見矣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贊歎  
曰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莊獻世子當  
以無不是底父母爲心 正廟以 先世子之心  
爲心所以仁之盡而義之至也或有擬論於 仁  
宗上 靖陵疏而 仁宗所處固出於因心之至  
德然比 正廟猶爲常也斯事也不忍聞不忍言  
而情真語到義理極精微辭旨極正大三代以後  
所創有底文字也每一擊讀不覺淚流臆潑漬紙  
也是當與虞夏詒訓并垂于無止而或恐因忌諱  
而失傳於來世俾我 正廟盡倫之盛德至善掩

翳而不章故不揆僭妄而闡明如此云爾草萊賤  
臣洪直弼拜手稽首謹書

敬書壬戌五月十三日 王大妃殿諺教後

諺教若曰未亡人苟延頑喘逢此時崩實冤號之中  
聞禮曹援例典章將欲上號而實有不敢安受之義  
導達于 主上矣至有賓啓之舉大臣諸臣何不悲  
予之心而察予之情乎非不知四百年典禮之重  
先朝臨御二紀未嘗一受徽號非爲謙挹而然也斯  
有精義在焉雖他日傳受之時沒不可許稱美之舉  
爲教 玉音丁寧尚若在耳在廷諸臣想承聞矣未

亾人今日所處之位卽 先朝他日所擬之地今若  
迫於羣請受 先朝之所不受他日將何顏見於  
先王乎未亡人情事若不如此則國家常行之典何  
敢辭異乎四百年典禮自典禮 先大王及未亡人  
精義自精義今日則精義典禮僣行不相悖他日則  
決不可以未亡人一人精義爲援據之例大臣諸臣  
皆知悉此意察予切悲使未亾人俾有歸見之顏  
此我 王大妃殿下所下賓廳諺教而翻書者也  
於戲其有讀此 教而不實涕者乎 大王喪畢  
大妃受冊例也受冊則受號亦例也 正廟大祥

前一月大宗伯援例陳請 大妃不許大臣率卿  
率詣賓廳啓請又 不許仍下此教於戲欲求  
先王之心舍是 教何以哉嗚呼 先王臨御二  
十有五載一不受徽號者非無稽也以豐亨豫大  
之舉義有所不忍耳我 先王處人倫之變含哀  
茹恤四十年如一日每無樂乎南面故不事彌文  
以情則戚以義則正是爲度越百王之盛節也惟  
我 慈聖之心 先王之心耳以故 太母之勸  
焉而不敢承順 聖子之勉焉而未忍僂從公卿  
大夫之庭籲焉而終不回聽者以有精義存焉耳

斯義也 先王之所秉執也 慈聖所以不受章  
先王之義耳以齊體之尊闡 先王之志事者歷  
選載籍孰有如我 聖母之於 先王也此傳所  
謂賢妃正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者耶嗚呼盛  
哉 慈教若曰今日所處卽他日所擬云者以  
先王嘗有脫屣千乘之志而雖授受之際不欲受  
徽號未及成曠絕千古之盛舉而 慈聖所處之  
位卽 先王前日所擬故云爾又曰典禮自典禮  
精義自精義云者以 國朝之典禮而不失所守  
之精義以所守之精義而不廢 國朝之典禮受

之者典禮也不受者精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  
變焉禮是緣情而制義者則如 慈聖今日所教  
豈非合人情而符天理者乎然則亦何拘於常禮  
哉臣竊嘗讀 正廟丙申三月十日 下教矣其  
所以明祖禰繼體之義彰貳本嫌微之旨永杜亂  
賊覬覦之漸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我 慈聖諺  
綸可以匹美齊休而當與虞謨商詒相爲表裏古  
人謂讀出師表而不下淚者是無人心也於此  
教亦云爾壬戌五月廿八日草莽臣洪直弼拜手  
稽首謹書

又書

諡法自周公出而孔子曰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此  
統上下言也君之喪羣臣上諡以尊顯其聲名也  
亦當節其大者以專其善可矣故記曰大行受大  
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各生于人謂諡號也後  
世所謂尊號非周公之所制也孔子之所論也卽  
出於讒諂面諛之徒引其君以非義耳君子之事  
君也責難而已焉有生諡其君而勉其受者哉死  
諡猶當有節曷可以金印玉冊贊頌功業以獻於  
當宁之地耶堯舜大聖也而元凱諸公未聞有請

號而述巍蕩之德者三王迭興亦莫不然豈不足於敬君而然哉以下之請上之受俱非理義之正也蓋自李唐歷宋明世受徽號作爲典禮而暨我祖宗聖神相繼豐功盛烈銘彝鼎垂簡策自可以不朽永世則固無待乎區區揄揚而夙夜於明廷者舉不免循常襲舊視爲敬君之大節惜也不知不敬之莫大乎是也昔漢世祖令上書不言聖字非爲謙也乃敘實耳聖未嘗自聖則何可以處崇高之位而自居以聖也當時諸臣將順其美固也後之人臣知此義者寥寥唐穆宗哀季庸主也猶

拒上號之請曰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其言慤實當爲百世章程穆宗之所爲反謂吾君不能耶文清公金鎮圭終始立異於明陵上號之議而曰不欲使吾君受數字之號而永有一謙四益之報今何敢不顧彌文之有損於實德至儲君疏請而猶不苟同其忠愛之心豈不及於諸人哉人臣之義務引君以當道而已孟子所謂莫如我敬王者文清之謂歟朱子謂有活孝死孝愚謂忠亦有死忠活忠活忠惟文清可以當之如此者方可謂爲人

臣止於敬也彼自托闡揚而鎮日庭籲不準請則不止者乃婦寺之愛是所謂死忠也上焉而服穆宗之言下焉而遵文清之論可以兩得之矣今也慈聖殿下行千古宮壺所未有之職舉微衷自激從而爲之說如此云爾臣直弼又書

題大邱府李掾再昌碑帖後

辛未

古之仕者世祿耕者九一祿穀既平而無一夫不得其所以故有恆產而有恆心周道廢均田制祿之法蕩然無存者仕者得祿莫足以代耕耕者勤動不得以養親無恆產矣心惡得以有恆哉故傳曰既富方

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司馬溫公當用人先問士大夫家計足否士大夫猶然况小人乎吾邦郡邑胥史自羅麗來莫不有祿以代其耕以養其廉義入 本朝亦命給復而未足以充一人之食仍無常俸自未成童執役于官以至老死晨而入夜而出既奪時于爲工又不暇乎爲賈且無地可耕而扞格不能爲人傭賃衣食之原絕矣人不能蟬腹而龜腸則不得不費心機於倉庾翻手勢於田賦刀筆所弄塗擦改易小則冀目前之無事大則出萬死而不顧上以欺國家下以病民生是豈所樂爲



亦豈爲一身計哉以仰事俯育之無其術焉耳苟欲其一芥不取則剝而後可人非伯夷安能乃爾賢者而後責備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今乃以士所不能者責於此輩可乎是猶驅納於罟獲陷穽之中而曰不知避茲豈可行而得者者哉凡人之生均有恆性豈以掾吏而無仁義之心哉爲上者愚之以權數虐之以淫刑置諸化外而不人其人至謂之國必亡於吏胥之手不已過乎俾處於必死之地自阻於好生之天是罔民之大者也盡人性贊化育之意豈端使然哉今有人於此居儉刀削券之列勵清冰苦槩之操

至使一邑之民樹豐碑而誦義無窮大邱府吏李再昌是已再昌服役至戶長浚愛達于官實惠覃于民府之四境咸立石而題之曰清心寡慾之碑其子光道亦有碑以誌其遺惠永思也兩世五碑磊落相望間被雨水所漂沒其孫大潤齋心以得之設閣以護之幽顯闡微用圖厥傳斯已奇矣大潤以廉貞世其家爲首吏又有惠政無愧爲二祖之孫云一日使其弟興潤持碑帖要一言余病閣筆硯久矣將何所發揮哉且其人自不朽亦何資余言然斯事也千萬人中乃一人而已耳亦安得以無言哉碑之顯晦諸跋

盡之祇識所感于中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不在乎君子而在乎小人小人之養即在乎君子願秉成之君子講究均田制祿之方俾爲吏者人人盡如李再昌光道焉

題七代祖考牧使府君告身後

右告身一度卽我七代祖考牧使府君拜公州牧使教旨也府君由蔭路進屢典州郡內外官誥咸逸于兵燹惟此一度存耳家君補起而戢之用作傳家之珍珍之也以有關於世教之汗隆非直以先世遺躅而視爲一家之私而已也府君除邑在萬曆四十八

年庚申庚申之于今日爲一百九十八年 皇明之屋社亦已一百七十有四年而 定陵松柏無枝起風嗚呼悲哉 皇朝年號之存乎公私書籍者寥寥乎無稽後生童孺殆不識 萬曆 崇禎之爲何稱惟茲尺紙能不隨滄桑而消盡如萬屋俱焚靈光獨存詎不異焚青甕微物也王獻之戒其勿失菩薩畫佛也蘇子瞻守之以身者以其家世之舊而先人之所愛也况斯幅所書者先祖之姓諱所揭者 天朝之年號乎又况得全於易天壤倒冠履之餘者乎其所以勿替引之者可但如二氏家物之無足重輕哉

凡列府君後承者興漑鬻浸苞之感存忍痛含冤之心深藏此紙以待日月雙懸之辰而出之可矣嗚呼其有日乎適足以愾我寤歎乎祇宜傳德襲訓用世厥聲不失爲大明遺民而已嗚呼唏矣 崇禎紀元後四丁丑季夏上澣七世孫直弼謹跋

敬題 毅宗皇帝遺詔後

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帝於地下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文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乙巳闖賊李自成犯京師丁未 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而崩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遺詔如右是所謂亡國正其終也國亡死社用盡正終之義者歷選載籍只有我先帝一人是爲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焉者歟歷代遺詔不盡出於玉几顧命舉咸從後代撰而婦寺之手分現化者多矣我先帝當天地崩坼之日雍容整暇 賜六宮自盡又手書末命拳拳乎 陵寢生靈卽其志念之真切辭旨之惻怛而所養之正可知也斯詔也當與

殷盤周誥相爲表裏而未聞三代之亡有斯事也  
先帝燕居莊敬晨起見上帝然後視朝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大東罷貢優殿停香記注重珥言之臣  
寒暑御文華之講進岳牧而察民疾苦體羣臣而  
尊禮賓師以至素服論囚蠲逋弭亂罪已則撤聲  
樂賑飢則發內帑又出陳沅以適人至矣哉凡興  
邦之事靡所不具然而馴致喪亂至於斯極者何  
哉周道之亾亾于幽厲而不亡于黷狐漢業之亡  
亾于桓靈而不亡于山陽 明祚之終已在乎  
泰昌天啓皇輿敗績天祿隕墜雖有聖人者作亦

何以造命哉每讀 明史未嘗不痛恨於 光

熹也當時失身讎賊狗彘不食之徒自念不免法  
義之誅乃反肆爲誣讟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  
亡或曰貪利借財用以致亾或曰好自用以致亾  
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喪義之辜轉  
相告諭作爲公案且筆之書以欺天下萬世之耳  
目將與失德喪邦之君比倫而同貶焉此忠臣烈  
士所以腐心切齒於此輩者也此輩罔體股肱心  
膂之托惟背公死黨是事惟貪財黷貨是務不能  
出一謀畫一策用紆 宵旰之憂乃於桑海賀遷

實錄無徵之餘敢爲倒上下而變白黑卽其罪上  
通于天矣然其何傷乎 聖德哉知人則哲帝堯  
之所難是豈易言哉迎闔肆虐魚肉搢紳一時善  
類并歸駢戮其不爲夕陽之震酖首陽之滂屍者  
無幾獲全於鎮鑑桎梏之餘者舉皆心死氣節消  
盡其充塞要津布列朝廷者多是魏客遺孽之改  
頭換面者耳其賣國取君甘心屈膝固也此所以  
十七年中易四十相者歟 臨朝發歎至謂朕非  
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而遺詔所云諸臣誤  
朕可將文武盡皆殺死者殆以此也嗚呼四海所

以不理有君無臣云者非是之謂歟然葍蟻之誓  
御誓欲前驅茆舍之大夫下從九京甚則一門伏  
劔闔室自焚以至於皂隸菜傭亦爲之立懂上行  
下效捷於影響者如此無培養拊循之素而可以  
襲取乎傳所云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詎不  
信哉君臣相須致命遂志成就一箇是日月不足  
爲明泰山不足爲高天地不足爲大是豈惡口雌  
黃之可容於其閒者乎每歲奉諱敬讀 遺詔用  
寓攀 髯之慟遇是年是月是日彌不堪於戲之  
息歔歔扼腕援筆而題于左旁

題方正學筆蹟後 乙酉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研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曰眞硯不損

此方正學先生手眞也端谿硯爲天下第一名品與墨俱入與水爲出着指猶濕停旬未涸劉夢得詩尋常翰墨次恨不到端谿者殆爲此也採石者輒祭以牛羊不爾則雷電失其所所以爲希世之珍也歟以故中州士大夫非斯硯無以侑圖史承鉛槧焉人之爲公購者其意良厚而公拒之如此亦可見辭受之

嚴也硯是四譜中一爲物甚雅而猶乃爾矧其大於此者乎昔人有云苟非吾之所有雖一芥而不取若公者庸非其人耶蓋硯者只要磨墨和濡而已龍尾鳳味馬肝鸞駐顧何益於實用哉卽好事者之爲耳規規於石品精麁者是亦玩物喪志所以無取乎端石歟昔包孝肅拯知端州官滿不持一硯歸比諸趙清獻琴鶴又加難矣使公而爲端州當法包公也審矣意者購硯者爲守是邦或以使价往故喻之以斯義俾之得正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歟余素昧趨勤之妙固不解字學工拙而槩知其爲心正攸發也

高揭壁上奕奕有光氣摩挲感唏而書之

硯以鈍而壽故得一硯終身服用不盡傳之子孫而有餘公之三硯亦已多矣又何須於端硯哉其曰真研不損其言達理苟非體道之真者安能與此哉凡物之稟得其真者不虧其性况鍾天地正通之氣爲真正英雄者詎壞其天器乎如公之湛十族靡悔視百死如歸成就一箇是者卽真者不損耳今公之云非喻硯乃喻己也稱物自况允蹈其言老氏所謂修其身其德乃真者豈不信哉君子之闡章小人之的亡由真與不真耳各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公之

名與日月爭光閱萬劫不損可但硯之以世計者哉

題千歲曆後贈庶弟若弼 庚寅

右千歲曆卽我 正廟命雲觀測驗百歲而成者也肇自元年丁酉至丙子爲百歲而名之曰千歲者所以寓無疆之祝而亦可以致千歲之日至也吾東不解曆法惟中夏所頒是循迨 世宗朝創行推筭之法曆象授時之義於是焉立而若至千歲曆卽 英陵後所始有者也是可占左海人文之永暢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斯書也爲吾家三世葆藏題面三字卽祖考叅判公手筆而小題及圖章皆先考手澤則其

爲珍也可但比王家之青氈蘇氏之龍硯哉是宜吾  
子孫所傳守而與庶弟若弼者視若弼子孫猶吾之  
子孫也若弼以身守之施及爾幼子童孫俾知 聖  
朝欽若之政祖先心畫之傳永永勿替毋若伯魯之  
簡也繼述之難履墜之易古今所通患詎獨一寫書  
爲然哉若弼乎欽念哉

題許滄海詩集後

癸巳

右卽 大明處士滄海許公格詩藁也丁丑熹成後  
公登小白山北望痛哭因之沒齒自靖常讀春秋以  
寓志不觀胡清曆有述懷之什曰中宵起視衆星繁

歷歷猶知北極尊開闢從來幾宇宙帝王今日各乾  
坤君臣忍屈 崇禎膝父老爭含 萬曆恩青史莫  
論今日事天無二日仲尼言送人使燕詩曰天下有  
山吾已遜域中無主子誰朝尙令人擊節流涕也公  
以屬國下士爲天子守節其秉執之正可以立天經  
而勵風教三淵先生許以洗耳之清蹈海之志者真  
賞音哉公歿過百年而虜運不窮吾邦國勢削弱薪  
膽之願自忘珠幣之役益恭每欲起公於九京而相  
與叱咤也然婦孺輿僮猶知尊周之爲義拜犬之爲  
羞者卽公風節歆動所致然耳詎不韙哉公臨終手



書一絕云天地幾時盡無涯還有涯江城一甲子飄  
忽劇春花尤警絕不似烟火人口氣上下兩詩俱逸  
于斯集亦出於後人所掇拾歟公少日請業于東岳  
李文惠公李公賞公詞賦爲揚馬者流後高揖辭世  
世我相忘則悲憤不平之鳴壹發於詩雄渾有韻格  
自谿澤以下東溟柏谷諸鉅匠以至傳示 皇朝詞  
伯咸嘖嘖稱美然有作輒焚裂未嘗留草所以若斯  
其歎歟先立其大故恥以一藝自名歟抑出於謝臯  
羽西臺歌招竹石俱碎之意歟零金瑣羽彌可珍焉  
是卷也故牧使徐公簡修所傳寫而今爲林禹鉉士  
文所藏士文嘗示余摩挲久之不忍去手挹菊露題  
下端而歸之士文乎誦其詩學其人無徒求諸聲律  
之末也

題近齋先生實記後 甲午

右近齋實記一部卽先生胤子宗興元得氏所纂輯  
也公纍然憂服之中茹哀銜恤柴骨樂心而猶追述  
過庭見聞爲斯編做家傳也先生道學文章節義三  
者本末源委靡所不該苟不固以天性而爲知己者  
曷能幽顯闡微乃爾傳曰孝子揚父之美又曰有善  
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公則知德深故狀

德真行將不朽於永世豈若世人假空言而張之哉  
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然若不筆之於書亦何  
以稱揚而明著哉然則先生至德凝道默而成之者  
亦待文而始傳是不可以已者詎但寓公羹墻之慕  
哉編既成公屬不佞以狀德之文曰知吾先子者惟  
有子與吳士敬耳待狀就當請續誌于士敬士敬老  
洲吳公表德也不佞分不敢當而亦不敢辭擬俟識  
隨學進而下筆矣公遽下世不佞又荐罹喪病殮殮  
床第常恐風燭奄及無以副公至意故勸公嗣子雲  
壽景龍甫持實記乞銘于老洲以難待狀文也狀纔

屬藁而老洲丈人又捐館矣老洲胤子致成氏還是  
編于不佞而曰先人以近翁文字屬草之遷就悶歎  
之辭屢形於燕申而畢竟未就不肖情事尤當如何  
卽此而可知素志攸存也老洲慕先生至篤嘗稱爲  
并世羣賢之冠冕每讀遺集而曰朱子謂明道之言  
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贊愚皆獲其益余於近齋  
亦云爾是爲所悅服而發者也老洲亦嘗擬述先生  
遺事而并誌未遂世無復知德靡可以屬筆斯乃  
齋恨於千古者也不佞會附實記于文集原編合爲  
一部還老洲本于景龍感平生之知遇攀遺編而愴

涕謹題其事于下方如此用備三家子孫述舊講世  
之資焉

題忠逆辨後贈韓文五

甲午

右忠逆辨卽常窩李公所著而肇自東西分黨以訖  
于乙亥逆獄名正言順辭約意該可備百世之公案  
者也夫好惡之偏而傾軋生焉傾軋之極而邪正分  
焉邪正之爭而忠逆判焉斯編也原始要終卽未推  
本而以黨比之私卒無以滅秉彝之衷結之其憂患  
世教之意亦浚切矣東京韓君運聖從余遊願聞  
國朝以來黨禍顛尾故特舉斯編俾得以潛心諦究

不迷於所趨焉蓋嶠南一區如中國之雍州水土深  
厚風俗質直無浮靡僂儂之習導之以善則篤於仁  
義故儒賢輩出從享聖廟者居其四焉當爲諸路之  
最然尙質之弊往往不擇善惡而惟主先入入主出  
奴執一不回惜其擇術之失於巫匠也往哲有云嶺  
中自誣辱栗牛兩賢之後絕不產人才至于戊申麟  
亮之變而極矣是皆黨習之所膠固利害之所誘怵  
以致然耳然天經地義之根於心者亦應有消泐不  
得者不終被其訛誤信能從事斯編則亦可以犁然  
而會翻然而改如大寐之得醒若是者不囿於風氣

而自反於正經是所望于全嶺之髦士

題凝齋李公文集後 丙申

凝齋李公卽辛壬士禍時五人中一人也五公者以  
韋布之身與 國家大計思出位而犯非分縱若非  
士子之常經然不幸值危急存亡之幾忘其位分而  
要戮力於扶傾補敗者是爲權而得正卽世臣之畢  
義盡忠者也羣兇視五公如仇讎始之鍛鍊羅織置  
之極律而後已終焉斷斷把持於伸雪之議力戰萬  
口一辭之公論不如此誣案之根柢自拔 聖躬之  
受誣自辨其心所在路人所知也凡被禍於誣獄者

雖人有醇疵事有過不及而要之爲立懂則一也以  
故賤如白望而亦當斷以一冤字况翊護 貳極用  
基億萬世無疆之休如五公者哉卽其滿腔熱血祇  
應百死靡悔詎可謂貪天爲功乎未可與定策之四  
大臣差殊觀也兇徒之必欲與鏡虎諸賊對偶者卽  
是爲建德報仇固不可說至若吾黨之士往往被邪  
說所誤區別五人於死事諸賢之中謂不軌於正義  
若是者縱出於責備適足以自毀豈不爲諸賊之嚆  
矢乎以故陶菴李文正公夙夜齋閱文忠公貞菴閔  
文元公皆許五公以爲 國忘身立論忠恕并時羣

哲翁然信服豈有私於五公而云爾哉爲其關正名之大義耳蓋講明義理者當先觀其頭腦苟屑屑於枝葉者必傷於大體也且忠逆邪正如陰陽黑白之不相混出於此則入于彼斥五公者同歸於賊邊可不懼哉建 英廟己丑洗補大訓 國是永定 正廟嗣位首先褒恤收錄後孫 純廟初服又加 馳典五公殉 國之丹衷於是焉畢伸百年化碧之血冤卽可以無憾矣是爲建 儲大義築底處知言者議論不可復到也凝齋公鍾毓各門英才絕倫可以不鋪鳩藻膺黼黻笙簧之需炳然爲家國之光而世

禍自廢不少槩見終致一死報 君功著存 社卽其落照詩中孝子忠臣一苦心一句可見其素蓄此志士仁人之所共嗟嘆者也零金片羽獲全於崑岡烈炎之餘者印行久矣常誦其詩如見其人而愛慕之實豈直以曠世希音哉公叔父忠文公後孫容準元平手寫一本要不佞題其下方謹叙所蘊結者歸之

題栗谷全書後贈閔孫泳和

栗谷李先生大東之孔子也吾東之學至栗翁而始破荒闢陋人文宣朗天德王道靡所不具且其滿腔

公心與天同大以人底軀殼包天底意思者也漢湖  
所贊豁然天闊而海闊皎然日光而玉潔者真善形  
容氣象也殿栗翁而作者非不爲盛而苟無栗翁爲  
之開先則亦何以立標準而正門路哉謝上蔡有云  
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  
可知吾亦云觀於沙溪尤菴而知栗翁之獨得其宗  
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四者惟栗翁可以當之而吾黨之士均受罔  
極之恩也外孫閔泳和相守數月而歸衰懷作惡不  
能自聊出家藏栗谷全書一部而贈之汝必終身誦

法用副我愛慕之苦衷哉於是焉得力則學可造明  
誠治可躋雍熙靡所處而不真正汝其欽念哉

題 皇明殉節錄後 戊戌

皇明殉節錄卽清人所編輯而名之曰欽定勝朝殉  
節諸臣錄者也甲申殉節及爲 弘光隆武永曆魯  
王殉節暨死於寇難者諸臣一千六百六十三人職  
官四百九十五人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人且士民  
從諸臣及職官死者亦近二百人一門伏劒闔室自  
焚者又不可勝數以至兩京之發并充塞不容是自  
有君臣以來所創聞者也蓋國亾君死卽禮之大經

而歷選載籍寥寥乎無聞寔允蹈之者惟 毅宗一人而已且其衣帶有詔愍恤百姓卽其字字熱血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以故憑生者少而蓐蟻者多趨義如流視死如歸是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其所孚感如呼吸桴鼓是豈人力所致哉乾隆之世爲贈殉節諸臣謚職官及士民則立祠祀之而殉毅皇正終如范景文倪元璐等二十八賢以有 弘光時賜謚并存而不舉至若壬午殉節方正學諸公宐冠冕卷首而反載終篇何其失先後之序也意不在褒獎忠烈裨補世程只要其誇張功德賺得耳目

自不覺其倒置歟死義諸公罔不氣激傾軀志堅化碧臨臍乎與日月爭光則當視虜人以仇讎其所被闡揚者辱也非榮也石窰河西盡有吾君之痛風馬雲車猶聞殺賊之聲其肯受其所不可受者哉且諸人之致命遂志卽以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耳亦何與於身後之名哉然則其存刪之不公次序之不倫又奚足道哉忠烈公秋潭吳先生嗣孫慶元氏寤寐先休拳拳乎尊攘大義旣輯公私文獻纂成小華外史又就殉節錄原本整釐名目置范倪諸賢於上頭始克成書然後名正言順可垂永遠亦可以藉手而

拜忠烈也昔江陰陳鼎廉訪 崇禎以後死難死事者得四千六百餘人作忠烈傳六十餘卷其書中逸不傳僅存姓名錄五卷云其多少取舍未知視此書如何而要之可與相爲表裏者也信能撥立懂事實爲列傳則可備一部博史而非局於見聞者所可爲者是所望于中州義士爲 皇明白靖者

題金氏四孝錄後 辛亥

右金氏四孝錄輯懶翁金公光範愚叟金公尚範牢睡堂金公聲範竹翁金公鼎瑞行治而附以石潭金公有信事實者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萬善之本然

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可者僅可之辭孝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未盡分也細究程子之訓可驗孟子之旨也然聖哲評人先言孝悌爲其原始要終莫踰於孝道也金氏兄弟祖孫并以孝名一猶爲難况其四者乎孝猶難致况該以忠乎臨亂倡義矢心自靖皆孝之推也所以答君親之恩明父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絕于家者也至若生祥下瑞而致雉驚瓜橘于一室者亦可異焉天地間感應未有神於



孝者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  
巢叔和之室鹿呈白羴擾功文之廬孟宗之筭王祥  
之魚曹曾之湧泉與造化酬酢如呼吸桴鼓然此何  
以哉夫天人之始也父母人之本也反其本則反其  
始天地協應鬼神効靈是爲實理也人或致然疑於  
其間故愚妄公後孫尙喆氏有云人孰不以其先祖  
爲善哉然苟或不善而強認以爲善則之人也便是  
別人而非其先祖也不幾於自欺而誣先哉吾所以  
想像而記認者果吾先祖而庶免別人之誚吾心得  
無忤乎其所質言乃爾人孰問然哉且况諸公序述

發潛闡幽更無餘辭乎牢睡公七代孫現從余遊謁  
卷跋之文余癡病殯死凡以文爲屬必固閉力拒而  
其懇苦切因語現曰孝者天之經地之彝無古今無  
長幼無貴賤有不可得以變易者爲後承者世篤斯  
義兢兢乎勿墜無愧爲賢祖之後而與國同休詩云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濟其美之謂也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垂裕後昆之謂也金氏乎其欽念哉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題跋

書 皇明遺民傳後 己亥

右 皇明遺民傳七卷即研經齋居士成公海應龍  
 汝所著也居士纘屢葉文獻專精詞章晚更斂華就  
 實晦身堪巖慥慥乎劬經研禮所撰述甚富閒又哀  
 輯甲申鼎革以後遺文故事為書遺民傳是已居士  
 幽顯闡微之苦心於是焉可見矣嗚呼 皇朝立國  
 之正待士之隆載籍所未有者故士大夫舉饒潔烈  
 尚氣節重名義逮夫 崇禎帝后同殉社稷風聲動

天意氣激厲上自公卿侍御下至百工技藝婦人女子亦皆趨義如流視死如歸或攀龍髯而葶蟻蟻或燔妻子而埋土室或毀冠裂冕遯世長往湛九族而不怨閔百死而不悔惟成就一箇是己矣若是者方可謂盡靖獻之義者也蓋正厥始者亦正厥終善其生者亦善其死君臣上下同底于道風草之化捷于影響士之報禮至於斯極苟無培養作成之化亦何以與此哉或謂東林清議砥礪激揚之所爲致是固然矣而不有程朱夫子倡明正學章君臣父子之義者東林羣賢亦何所遵述致使熱血洗滌乾坤乃爾

乎哉故曰 皇明節義之冠絕窮宙卽程朱建立人極之功也陳鼎囊筆走四海廉訪死難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爲忠烈傳六十餘卷而其書中佚又有清人所輯勝國忠義錄下從於煤山之變者二十七人 永曆前後卿士死節者三千五百三十七人士民立懂者一千七百二十八人此其大略也若夫不降志不辱身畢生自靖於窮山絕海者又不知爲幾許人常恐世異時移各湮滅而不稱今居士網羅放失論考行事述此書惠來者其所以樹風教裨世程者當與天壤俱弊詎但爲傳中人之幸哉卽

其用志誠篤亦遺民之流亞也始居士之修斯書也  
因金元博基普謀及愚者亦與聞一二緒論而元博  
已不可見矣居士示及是編仍問成書得失書未及  
復而居士又奄然長逝矣愚與居士并世而不一識  
茲爲齋恨千古者撫卷愴悵略叙所感如此用托九  
京之神交云爾

題臺山金公所著六青軒詩跋後 甲辰

右六青軒詩跋語臺山金公德叟所著也庚子三月  
之晦德安自蓉洲浮江而下訪我于小東樓中酒闌  
談劇揚扞于天人性命之原出處行藏之義世道時

運升降汗隆之際輸瀉相盡兩忘所趨真是有知己  
之言而已信乎心者也余出示所藏三淵先生手書  
六青軒古詩及所述跋辭德叟擊玩摩挲涼幾漬紙  
自令傍觀齋咨余勸其添載於重梓之日德安諾而  
戢袖中以半夏幽期願爲浮家泛宅用續苕雪故事  
臨別悒悒有不盡之懷德叟歸卽嬰病未遂所圖而  
仍成千古之訣矣余哭其喪弔其孤孤子寅根人會  
出此紙泣言先人爲此文將以示子臨歿又復丁寧  
蓋其屬意者深矣余與德叟生同年居同城聲氣之  
所感應不啻朝暮遇而德叟妙齡蜚英翱翔于金馬

玉堂之上仍罹家禍晦身巉巖自致闊睽而心期之  
所頽頽未始以隱顯窮通而有間也德容晚年乍出  
不肯與世俯仰塞兌息影玩心名理其志節剛確凜  
凜若大冬松柏克紹六青之先懿者也余猥托以歲  
寒之期而冥契既逝風味隕墮忽忽如影失形非直  
發言莫賞中心蘊結而已病枕閣巾行讀此文其所  
云意篤事勤今世有幾人者愧無以將之而緇衣不  
弊白華無缺竊有望于人會焉力疾而題其尾用敘  
此死生同志之雅契至若六青故實已悉於原編茲  
不復贅云爾

題鶴菴集後

丙午

右鶴菴集四編贈吏曹參議崔公慎所著也公會寧  
人負性帶氣而禪躬以禮嘗服衰而耕于野老峯閔  
文忠公以觀察使行部見而異之勉以學問敦遣于  
華陽門下先生期許綦重而每規其氣質果敢曰子  
不免北方之強公對曰先生亦不免南方之強先生  
夫人爲公製襪不稱於足則裂之少不愜意則輒躡  
屩而出先生虛襟優容而禮諄諄篤公至誠悅服如  
七十子之于孔子孔子嘗抑子路曰由也兼人故退  
之退之者抑之也公辨誣應 旨諸疏咸出於先生

意慮之外而所抑者亦多矣然公桁楊瘴癘之中有  
九死不悔之意卽其滿腔熱血只知有師不知有其  
身不爲利害禍福攸奪是亦得於傳習者然耳師處  
恩義之間故就養無方同於君親而非師教則何以  
知忠君孝親而盡報生以死之道哉蒙之果行育德  
需之飲食宴樂如乾坤之資始資生生生相族靡有  
二揆故曰惟其所在則致死也世教衰師生之倫先  
壞逢蒙反射其次甚悍邢恕寢皮厥聲孔惡公獨盡  
事一之義常願鴟音不聞是無媿升堂之賢也且與  
先生共患難備閱百罹其異乎予浙劔炊者幾希而

亦無所慍見是則比仲由尤可難矣公既經黃巴之  
禍如不欲生時值禦魅投荒罔克築塲爲沒身痛詘  
近先生幽宅而宅焉是爲獨居三年之義歟夫天地  
之元氣融結爲山川山川之雄勁最稱關北人居其  
閒得之爲俊傑秀才公非其人哉公親承真詮故靡  
所著述書牘往復甚富而散逸不傳惟華陽語錄獨  
全於蕩析之餘而於先生言行亦泰山之一毫芒耳  
然其所以謹書而備記宛然先生之在目者其功亦  
豈豈以文辭之工不工而爲之重輕也哉公後孫擎  
祖將印布是書并零藁附錄名之曰鶴菴集要不佞

出一語用述其事不佞叙其所感慕者俾題其卷端云爾

題寒岡續集後

戊申

古今書籍固多名真而實僞者亦有喚賓而作主者惟在慎辨之如何辨有三道味其辭以觀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揆諸義以索其旨之深淺則何真僞名實之可眩哉嘗閱寒岡續集有所云旅軒九條問目而七條名理咸出於沙溪先生經書辨疑及答或人書中屢回參繹疑惑滋甚故有所論辨矣寒岡後孫胄錫允錫浩永三人者抱傳家文獻

而至出而示之曰先祖文集草藁藏在檜淵書院而近又搜得古本於武屹山庄藏書之所即先祖在世時子弟之隨得隨錄者而參以手筆九條答問亦在其中與院本若合符契非所致疑於其然豈然者也余取檢原本則其紙斷爛而墨渝字剝往往不可辨若是者豈可曰後人杜撰乎其不從手分現化也審矣意者旅軒舉沙溪名論就質於寒岡而特不著誰某以致然耳以首條所問或問答曰之云而可知其援引餘皆蒙上文非欲出於混賓主之別也易眩者形跡難欺者心目豈爲此理外之舉哉向者

之疑其爲贗者在草本未見之前今日之斷其爲實者在草本既見之後余何所適莫於其間哉惟分其眞妄已矣昔內經稱黃帝本草稱炎帝汲冢稱周書者是猶瞽者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其誰信之哉若茲編者卽隨聞見所及而就正者詎容後承之矯飾哉摩挲其古紙破卷聲微不沫爲之興感滿腔疑障於是焉洞豁更題一語於草本之尾不嫌前後立論之差殊云爾

吳氏家乘續編跋

右家乘續編卽袁輯寧齋先生吳公及孺人光山金

氏言行者也始寧齋公取祖先碑誌狀譜輓誄及其他文字之可以考德者彙分爲家乘仲氏文元公又收拾家庭記聞與散出於諸家文集暨野乘者而名之曰家乘逸事吳氏文獻於是焉秩然可徵寧齋公嗣子瑞五又續成斯編非直爲一家之惇史者也屬不佞出一語題其下方竊嘗謂首陽氏自貞武公來以節義孝友德業文章相承爲世名胄至寧齋公伯仲濟之以經術寧齋公學貫天人之際行滿家庭之間庶幾至德凝道炳然爲斯文之耿光漢湖金文敬公見公妙齡而評并世之士必舉公爲首止菴金文



簡公深加敬重而贊以明睿近齋詡之以三古之士  
霽軒稱之以當代第一人物而公未中身告終罔卒  
其倡明表準之志業上而致 聖主之所悼惜下而  
爲士林之所痛慕存歿之有關於氣數者乃爾嗚呼  
可忍言哉公天姿英爽才性朗慧不偏於渾厚而中  
洲所著誌文及遺事比公規模氣象于尹和靖又謂  
爲學門路亦近於和靖雖就其敬慎安泰循蹈規矩  
而云爾然和靖偏於持守而欠却窮格故誦金剛迎  
觀音而不知其非若是者詎但爲小德之出入哉寧  
齋公乃所願學聖人如和靖者非直姑舍已矣中洲

之擬倫於和靖者恐非知德之言是不可以無辨也  
公卒未幾金孺人下從從容就義得性命之正公刑  
家之化於此而可驗醇儒烈婦匹美配休亦今古之  
所罕有也公內行純備夫婦相敬如賓禮婦人喪父  
母既練而歸歸則御於夫焉金孺人過父練除服當  
御而曰出嫁者縱不克三年守廬練而忍從御乎公  
俾遂其志昔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爲加於  
人一等婦人伏於人而乃能盡禮如此此出於雞鳴  
昧朝警戒相成之意於乎懿哉以公內外之賢而卒  
於無嗣再絕而再繼何神理之舛至於斯極乎文元

公受業於公而道成德尊爲一世宗師嗣胤式克踐  
述以永終譽天道報施其在斯歟噫公奕業登崇積  
善累仁猶水之有本者爲江爲河瀦爲澤別爲沱汜  
挹之不可窮而以德爲本者何獨不然哉不佞於公  
托累世之契而冲藐未及覲德稍長聞公之風讀公  
之書慨然想見其爲人及從文元公遊慣聆公名理  
傳習公行治其異乎授几函丈者幾希也擊繹斯編  
方仰止景行之不暇曷敢妄贅一辭聞公高濂之造  
詣哉且耄荒不任筆硯罔及聞命而瑞五奄作秋柏  
之實矣常恐風燭奄及永負孝子之至意力疾而書

之如右亦以托名姓于卷端爲濂幸云爾

書閱遠卿所藏同春先生手筆後 己酉

同春宋先生餘力游藝筆參鍾王法契歐虞端嚴尊  
重雄逸遒勁是可驗心正氣和妙用無窮所謂無意  
而皆意不法而皆法者也先生寫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雲行雨施舍弘光大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三十二字與外孫兄弟卽趾齋丹巖兩  
閔公也學問之義諦聖神之功化盡該於此畀以傳  
付之重者乃爾也朱夫子之贈獅畫王介甫之稱鳳  
雛其意固拳篤而未有若斯之真切者也先生盛德

大業固已原本於斯訓而兩賢之名義風節經綸事  
功炳然爲邦國之耿光者卽所以繼述志事克副嘉  
惠之至意於戲懿哉是帖也爲閔氏傳世之寶趾齋  
後孫泳穆遠卿示不佞要題一語百回擊玩彌不勝  
高山景行之慕仍語遠卿曰天人性命之淵奧至閑  
至博身心德業之進修至粹至精有研之而愈深擴  
之而愈大而先生所書體用兼備義理條貫爲千聖  
傳心之真訣信能服膺終身則妙道精義配天無疆  
可但有取於德性相關哉是所云不徒求心畫而必  
求其心法者也遠卿乎欽念哉

書近齋先生草說後 己酉

南靈草仙源斥之谿谷辨之然吾欲從仙源遂爲  
草說以明其不可食○異哉南靈草之爲物也非  
稻粱非膾炙易牙之所不言而衆口同嗜焉何哉  
是邪味也禮曰不食邪味其斯之謂乎○貪者得  
錢必先買草曰寧缺飯無廢草○人皆曰止酒爲  
易止草爲難甚矣草之迷人也○廉者辭受有節  
而至於草雖多必受是惑也○草性本熱如之以  
火使人燥鬱暴急善怒○雖云治痰而熱反助痰  
雖曰下滯而毒實耗氣治痰下滯豈無他藥必用

此爲○道中含竹氣象不好廁上吸火飲食非所  
○匣也積也火鐵也灰板也雜然在前何其不簡  
畧也液染衣服濯之難祛火落書冊撲之不及其  
害類如此○齋戒不茹葷禮也而臨祭猶吸是草  
其果不可止三日乎○手執祭饌口橫烟竹人家  
奴婢之愚頑者往往爲之聞可寒心○人於宴會  
盃盤進訖必索烟茶竹少人多爭其先後非禮讓  
之道也○尊長之前不可舍竹少者之厭見長者  
多由於此非道理也○草有大不可食者凡食道  
多不過一日四五食至於草一日數十次食豈有

口之慾一日數十次動者乎

右草說卽先師近齋先生所著也先生少時吸烟茶  
往觀親衙東閣妓有竊食先生烟竹者先生折去遂  
不復食愚嘗問其事先先生笑曰偶因失竹而絕吸也  
後作草說申言其不可食者乃爾所謂南靈草不見  
於爾雅不載於本草 皇朝季世始出於南夷故曰  
南草南靈之名後人之所稱曷足爲靈哉今焉遍滿  
天下而在吾東則膏壤沃土盡歸草田金銀銅鐵盡  
化烟筒堅勁箭竹盡爲烟竹切草細如絲髮薰以香  
屑蒸以蜂液用助邪味靡所不至至若煙具殆不容

禪記而鬪巧尙奇日新月盛眩奪人心目非直爲玩物喪志已矣左海一區壤地褊少民生困窮雖汲汲於利用厚生猶患不能自給而舉世業嗜南草甚於菽粟作無益害有益詎有大於此哉酒之流固生禍而靡此則無以格神所以辨五齊而洽百禮且值饑歲可以救荒故曰酒者天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非可以斷絕者而過則裁禁是亦隨時制宜者也所謂南草在人有百弊而無一益寒不得衣飢不得食無可以交神又靡所合歡洵妖草也卽草田而種五穀則穀不可勝食去烟具則金銀銅

鐵竹箭之屬亦不可勝用易所云聚人理財禁民爲非豈不在茲乎此草之入我國幾三百年而男女老少無不橫竹尊卑貴賤幾沒禮讓其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者彌往彌酷苟欲裕民足食莫先於禁草而寥寥乎無聞妖孽之生人物無異咸有關於氣數而然歟先生文稿將行勸其不刪此說喚醒末路而竟不見載俾吾先生牖俗之苦衷湮沒而無傳惜哉昔陶菴李先生設草禁於及門之士士皆警惕戢烟具於十里之外是爲可述從遊諸君願見草說故謹書其下方如此用資其踐述云爾

小華外史跋 已酉

嗚呼大戎之亂中華唐虞未嘗有也特不過苗頑之不卽荆舒之可懲有或介處於東南邊裔固不敢憑凌跳踉如後世五胡遼金元之爲然聖人潑憂遠慮於未形之前乃於命官分職之際慨然以蠻夷之猾夏列之於黎民之阻飢讒說之殄行蓋尊夏攘夷之嚴乃天地之大防不可苟焉而已者也而孔子之春秋朱子之綱目皆祖述斯義惓惓而三致意焉或曰吾邦之義不忘 皇明蓋由於感激東援之恩嗚呼假使無當日東援之恩則吾東君子可弁髦正誼而

不之講乎譬如父子之間眷愛慈恤寔出於天彝之篤摯偶或有撫摩之所不及顧復之所未遑則爲其子者尚可計較乎施爲之多少以爲報答之輕重乎則其於天性天倫當然之理何如哉朱夫子於南渡以後力言討復之義者雖非有陵墓之讎徽欽之辱而斷斷苦心尚必以冠屨之倒置爲膏壤之大變而思所以撥亂反正用繼夫春秋攘夷之統矣賢澤浸淫世教日衰士大夫昧於華夷之分奪於利害之私浸淫腥羶習熟見聞以爲應然其克存人紀之大閑而識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意者寥寥其將日遠月

忘淪胥爲夷狄禽獸而莫之揀也首陽逸民吳公慶  
元氏哀輯 洪武壬申以來字小事大底文獻編年  
繫月鉅細不遺仍及 啓禎後朝野史乘之有關於  
尊攘大經者公胤子採薇山人顯相氏重定其原編  
附之以王人姓名錄 皇朝遺民錄殉節死難錄統  
名之曰小華野乘丙丁以還斥和大義之建天地懸  
日星者罔不經緯乎其中洵爲千百劫不泐之書或  
者以爲公先祖忠烈公危忠大節有辭乎天下萬世  
而此書之作蓋專爲闡揚斯義而設是亦幾之知公  
而靡足爲此書定案然斯義也忠烈公既見得是而

允蹈之矣不有其光先而啓後者則亦何以與此哉  
善乎吳文元公之論以大易剝極而受復者爲天地  
之常經異日函夏廓清此書始出而可與天下共之  
然則此書非吳氏一家之書乃洞窟宙不可闕之籍  
也不佞旣重公之托敬盥而題其後如此

息庵集跋 庚戌

右思庵朴文忠先生遺集原續六編嗚呼以先生德  
業事功爲百世所宗仰而文獻盡逸於家禍徐公必  
遠始以府尹劄劄於全州者不能十一於百千而又  
板毀無傳爲士林所慨恨訥齋後孫頤休旣重刊訥

齊集又蒐輯先生遺文故事并原集將入梓乃屬直  
弼述其事嗚呼士有三不朽而德功言之并立爲難  
以故尙論者必道德各節文章事功兼有而不偏方  
可謂備矣若先生妙齡求道傳習于六峯訥齋就正  
于退溪花潭又從栗谷牛溪講論名理雖尊賢取友  
陶成敦德而苟非先生天資純粹可以大受亦何能  
斯焉取斯如魯之君子哉稱人之善而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夫以石室序其稿華陽銘其墓發揮  
引重無復餘蘊詎敢贅一辭之贊乎蓋先生至行天  
植居喪盡禮如高柴顏丁逸黜權阹廓清朝著如徐

莘亭引進善類共獎王室如司馬涑水志在君民責  
難陳善如陸敬輿謝世長往沒身岷巖如范景仁文  
章在先生爲糟粕而亦原本經術非務采色夸聲音  
者比也寂寥篇什出於斷爛之餘若未堪爲不朽之  
圖然德功俱立言在其中詎可云三者之不備哉噫  
成德達材終古以爲難雖名卿碩輔代不乏人或瑕  
瑜不掩短長相補槩由於學問功小氣質用大而若  
考先生言行事業粹然出於天理之正而一節終始  
有本有末歷選 本朝廊廟惟先生爲然嗚呼吾東  
蔑貞之禍至己卯乙巳而極矣逮 明宣盛際爲髦



譽者誦法洙泗洛建人倫明於上庶民親於下人到  
于今賴之者卽先生與粟牛諸賢倡率表準之功而  
先生爲士類領袖故厥施溥博如山岳出雲而霖雨  
被四海人謂霖雨之澤而不知出於山岳之助身乎  
可哉斯集也雖幸得傳於世而猶未足以盡先生之  
所存然後有知德者篤論名義風節之所由本而扶  
植世教於無窮則先生之功詎有旣哉頤休於斯集  
旣効其血誠如此不佞又以托名爲榮敬題下方而  
歸之

銘

續寫照銘

己卯

朱先生四十四歲自銘寫照而曰容髮凋瘁遽已  
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此與  
庚申寫真之什相爲終始每三復喟嘆繼之以激  
昂奮勵己卯歲余齒亦爲四十四而困于疢疾衰  
朽癯瘠非直凋瘁已也蒲柳雖已先秋桑榆宜收  
晚景但願畢生修身用附履薄臨澁餘日殘編之  
義仍步銘韻以自識戒云

晚求道要積躬德之至自動容惟形外由誠中慎厥  
初克有終苟聞可樂無窮

箴

忍箴贈外孫閱泳和 丙午

忍其所當忍而毋忍其所不當忍不當忍者為善當  
忍者為惡擴充仁義之端若火燃泉達懲窒忿慾之  
萌如摧山填壑夙夜無忝爾所生置身於光明正大  
之域

贊

尤庵先生畫像贊 戊寅

稟剛大直方之資致恢廓擴充之力婆娑丘壑之中  
確神龍之存身翱翔雲霄之上會儀鳳之覽德爛用

紫陽之名論明天理而正人心光闡素王之大義導  
中國而攘夷狄行庸德而有餘允矣克矜其細守經  
事而不失卓乎先立其大嚴善利之判則截鐵斬釘  
炳事物之幾則靈著神察巖巖乎萬仞之壁汪汪若  
千頃之海自羅麗以來未有盛於先生吾知其為大  
東元氣之所會也

老洲吳先生畫像贊 甲申

以明通公溥之資有敦厚溫柔之德身若不勝口若  
不出而確乎自任者重行而為法言而為則而泯焉  
莫覩其躅若使得志而行道萬物各得其所固自泯

愛而親仁一胞靡復間膜極明睿之照洞見性命大  
原闡名理之妙沛若精義入神惟平生身世之兩忘  
繫昕夕憤樂之相循玩心高明悠然處善而順理爲  
政孝友允矣篤恩而正倫由乎中而應乎外仁義忠  
信之不離和不流而貞不絕性情德行之自純視其  
色有融昭朗窺其際不見畦畛縹縹乎威鳳之翔千  
仞矯矯乎神龍之襲九淵雖荷衣蕙帶之容載模圖  
繪奈冰壺秋月之真莫形丹鉛我願先生德彌崇業  
彌廣富有而日新默成而存行著蔡其靈而龜鶴其  
年常如泰山喬嶽之載地景星卿雲之麗天爲四方

之所瞻快一覩之爭先則不但七分之可傳而已

### 三老董公贊

漢高帝下河內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以義  
帝死故勸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  
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發使者告諸  
侯使皆縞素共擊楚之弑義帝者項籍弑逆之罪  
靡所容於覆燾而高帝之討項籍名義極正逆順  
之分判而興亾之勢波四百年創業垂統卽董公  
一言之力也如董公者其間君子之道而通麟經  
之義者歟朱先生嘗云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孔

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董公可謂兼之矣苟使高帝  
虛心乞言盡其謨猷則其所以贊畫帷幄者詎出  
良平下哉必應由仁義行如湯武弔伐應天順人  
豈容得之馬上智力持世已矣哉馬班兩史俱欠  
立傳程朱序列亦不槩見何哉按楚漢春秋董公  
秦世隱君子漢封成侯享年八十二歲云贊曰  
我思先民伊漢董翁遮道獻言發憤以公順德者昌  
迎德者亾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賊乃可服  
放弑義帝有臣項籍大逆無道卽天下賊仁不以勇  
讓不以力倡三軍衆爲之素服播告諸侯聲討巨惡

薄海內外罔不仰德三王之舉惟先正名名正言順  
神人咸寧聞善若決允矣漢皇賴茲一着赤劉煌煌  
斯焉取斯魯有君子焚坑虐焰亦能全已遵養時晦  
待王者起辭嚴義純可建天地繫公所學卽守經事  
命德討罪闡春秋義苟不聞道亦曷能爾何以稱之  
三古逸士

石監生贊丁酉

國子學生石大用豐潤人自邑庠陞太學處六館  
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自祭酒  
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爲人及 正統甲子祭酒李

忠文公時勉忤權奸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耄弱不能勝濱死須臾大用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弟子豈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鶴鶴况師乎亦不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聞于帝帝并釋之師生之倫班乎君臣父子而能知致死之義者寥寥必如石監生之爲爲師生者定矣

贊曰

師爲模範道從此出三綱五常九法四術非教不知何以踐述所以生三事之如一所在致死報賜以力苟或異視豈生之族經殘教乖師道絕塞逢蒙反射其矢極逆刑恕寢皮厥聲孔惡輕重父師大悖常則邪說滔天天壤幾易憲憲石公始立人極曰師猶父盍爲立懂烈焰崑岡玉石同焚必代師命然後爲人衆方掉臂我欲殉身生死以義何懼之云朋友急難猶當解紛矧茲師弟誼均天親千萬吾往抱疏叫闈至誠感神况帝王尊滂滂霈澤仰荷 皇恩彼怵迫

徒爲利害昏詎知隆師以道之存吁嗟乎公式克盡  
倫起公九京不辭御輪我庸作贊用警生民

岳孝娥贊

庚子

孝娥卽岳武穆飛之女也武穆被禍收孥娥投井  
而死公之忠有所授而娥之孝有所受孰謂可受  
而不可傳乎蜀人劉瑞著孝娥并銘克闡殉父之  
烈余爲之作贊凡聖哲稱人之善而必本其父兄  
厚之至也謹述斯義先舉武穆之忠焉贊曰

憲憲武穆有宋宗臣忠貫日星義薄穹旻報國涅背  
愛君忘身曷以欽之本乎孝純先立其大必欲盡倫

廉辭甲第清却名媛何以家爲非我思存雅譔投壺  
風度恂恂肅肅麟經所持循無息不服至誠動神  
一舉義旗六術御軍撼山軍聲氣奪崑崙會飲黃龍  
天驕遞魂兩宮環珮不日回轅箠撻四夷肅清八垓  
原始要終萬古一人東窓凶孽醜虜奧援爲賊報仇  
有若樹恩一日十牌壞了大勳不殺不饜用媚離髻  
非直媚髻逢惡厥君天柱旣折地維亦焚烏臺勘案  
并及阿雲號咷萬靈噓唏千春有一女英厥德乃真  
卓卓其操翼翼其仁是曰孝娥懷痛父冤父冤莫泄  
抱瓶赴泉泉化爲血血灑九天天高無聽自殉立懂

緹縈乞命奈阻叫閨曹娥奇節世曠事均豈若彼其  
固位忘親父忠子孝二理俱臻井水可竭英名不湮

菊花贊 丁未陽月

煌煌靈菊冠冕羣英登諸戴記著于楚經稟專純陽  
乃名曰精圓萼高懸爰準天極純黃不雜通后土色  
早植晚登體君子德傲霜吐穎用象勁直流中輕體  
爲神仙食卽茲五美昔人攸評如松柏茂柯葉變青  
如蘭蕙芳春容敷榮孰若治蔭抱一應貞無絕終古  
永保幽馨獨懷冷香抵死不零歷選百卉疇與比并  
卓爲霜傑苦節難名凡厥花事至此而窮迥露草史

有五柳翁烏山採華以祭二松人花相感曠世流通  
我欲作贊難容一辭直欲再拜用托心期

二松謂  
夷齊

梅花贊 丁未臘月

后皇貞樹曰有英梅和羹標實詩書攸該雲山乾腊  
載諸禹經者成豆實亦著夏正獨漏楚騷有憾屈靈  
上林同心名揚西京肇自羅浮寔繁庾嶺瓊藻瑤枝  
暗香疎影雲肌玉骨雪魄冰魂半開半含如默如言  
澹泊明志澄澈通神天葩淨香詎比蘭薰歷選衆芳  
類聚羣分緝以芙蓉贈以芍藥小山叢桂芳洲杜若  
出榮產奇見詩人托曷若茲卉歲寒特妍九野閉寒

獨擅化權萬物未生自全其天相彼百花疇敢競先  
鶯歌燕語時不相挺蜂戲蝶舞靡所留連甘遜岷巖  
恥傍市廛風韻攸動標格斯專貴不移性君子之費  
誰誣花神喚做美人我獨處廓與子爲隣明德維馨  
允矣嘉賓稜稜孤癯日擊道存不恨平生未遇其仙  
孤山視妻恐欠敬虔孰謂尤物太失題評感遇成興  
有宋廣平考亭述賦許以潔誠我欲錫名玉貌先生  
維其高妙表裏均清不易其素素位而行乃願從子  
永葆幽貞

忠狗贊

戊申

仁顯聖母已巳巽位出宮時路中有一狗隨屋轎  
而來仍入廢宮晝夜不離窓外有人迹輒吠之

聖母養之至甲戌 復位還入闕狗又隨出中路

不知去處亦可異焉

見丹巖漫錄

贊曰

維良爲狗稟生斗精狔良狔逐狸德豹聲能解人意  
可使效靈咋鼠銜兔曳馬化龍投井降雨磔道止風  
不愛厥身爲主殉忠值歲黃已 翟莩出宮忽有黃  
耳扈 輅途中供命瑤華與巨僕同指顧不迷周旋  
自臧晝馴庭廡宵捍門墻其警如神辟除不祥狐蠱  
鬼蜮莫售凶腸

時凶賊希載挾其

妹謀害廢宮

韓獹備獵未足稱



嘉西婺旅庭詎敢比方至哉 坤元德合无疆禽獸  
 咸若柔順利貞用盡物性俾殫厥誠六載一心克著  
 勳庸 黃裳再臨還御九重猶也告慶踴躍以從中  
 路逃隱不知所終能事已畢斂却若虛時見時潛如  
 龍卷舒彼讎 母者罔象夔魑使此狗狂不食其餘  
 苟其在人宜旌門閭無從表忠振筆特書

箋

王大妃殿誕辰賀

惠慶宮箋

癸酉○家大人  
莅慶州時代作

无疆恤无疆休祝 尊闈燕喜之慶必得位必得壽  
 賀 慈殿周甲之辰德厚流光天錫純嘏恭惟 惠

嬪邸下功顯毓慶志存裕昆 聖繼神承猗歟千萬  
 年大曆吉祥善事允矣八十歲遐齡肆當達孝之彌  
 光益驗止慈之攸致伏念履簡積違 天陞忝守月  
 城 寶婺之祥輝仰瞻况若尺天之不遠琅函之賀  
 儀祇奉敢云寸忱之粗伸

祝辭

吳敬善冠禮祝辭

壬寅

老洲吳文元公嗣孫名敬善字德輿先生所嘗命  
 也或有以敬字之同先生表德為病者先生曰古  
 者諱各不諱字故中庸書仲尼儀禮稱皇祖某甫

亦何嫌之有哉蓋冠而字尊其名也名成于禮字  
依于各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爲本故尊爲末故  
卑名者已之所以尊尊者之所以命已字則已之  
所接卑卑者所以稱已未有用之于尊而爲卑用  
之于卑而爲尊者也先生所命之意其在斯乎夫  
敬者爲善之義諦而貫知行成終始者也敬非善  
靡所基本善非敬靡所準則該此二者始可以成  
德也先生道明德立爲斯文宗師者以用敬爲本  
也因之爲貽燕之謨者其盛矣乎先生易簣後三  
年嗣孫始冠而不敢改其名乃所以順志也竊觀

從古人情之可願而爲諸福之首者無如子孫賢  
孝而苟欲其永錫爾類亦無如續述心法此先生  
之所肇錫而德輿之所顧諟也凡名門右族能長  
其世而食其報者皆不失詩禮真傳其替也反是  
每端居靜閑未曾不興喟也德輿上世固以忠孝  
相禪德厚流光而至醇菴寧齋兩世繼業道術純  
粹咸以敬爲度逮我先生弘闡先徽德輿又得此  
嘉名其將世其學者乎苟然則敬是吳氏之單傳  
密付也德輿之所承受者詎但顧名思義哉亦惟  
克紹心學施于無窮而已德輿乎其欽念哉不佞

承先生遺意猥酌醴禮德輿要祝釐之辭者久矣  
床第危喘常恐頃刻就溘莫副其至意力疾泚筆  
筆不從心是曷足以賁嘉會而重嘉事哉辭曰  
凡厥有生均稟是性其性維何萬善綱領克全天器  
乃受明命運用性善妙在持敬主宰一心包括百行  
卽天下理敬致中正堯欽舜寅禹祇湯聖文武篤恭  
四方無競千聖傳心惟此惺惺洛建倡道用作憲令  
修己直內所以德盛載德爲輿如錦尚聚首陽世胄  
丕膺餘慶猗歟文元仁賢天挺嘉錫嗣孫雅言前定  
名善字德敬爲肯綮主一勿貳嚴肅齊整方寸收斂

止水明鏡事至理得如形隨影卓爾有立不與俱往  
體用不忒原于主靜靜存動察表裏修省上達天德  
步趨匪迥匪亟匪徐中自涵泳心爲嚴師操捨有秉  
虛己受人謙爲德柄坤輿厚載積累攸併苟不明理  
敬怠相勝誦詩讀書是乃喚醒知至知終自非兩境  
至德凝道茲爲究竟任重詣極階級井井居家爲善  
至樂淵永求仁有本孝友爲政循名責實夙夜戒警  
乃祖攸訓永垂煥炳亟息踐述堂構是肯昔玷賓筵  
元服加頂追舉敬辭用副申請我言非誣勗哉興味

昏書

一純昏書 庚辰 代家大人作  
君子造端夫婦粵稽六禮之文男女願有室家載合  
二姓之好茲循鹿皮之令典庸趨鴈鷺之佳期伏承  
令愛貞靜夙彰於未笄儼然四德之備孝敬自著於  
共服允矣百行之源僕之孫一純以身而先教未聞  
於過庭詩禮同心是勉德莫違於下體葑菲念女士  
婉兮之令姿伊好誼孔云之願結協雷風澤山之象  
元吉利貞筮琴瑟鍾鼓之和與子偕老酒食之需是  
議漢孟光之舉案低聲鮪菹之禮無愆晉冀缺之如  
賓相敬佩結禰之懿訓縱或聞九十其儀遵戒醮之

古規非敢擬百兩以御蕭然無辦仰吳家賣犬之風  
至則盡歡學孔氏繫羊之禮庶士其吉奄及梅標之  
辰之子于歸容俟桃夭之日乞述朱考亭故事亟遵  
黃勉齋定書茲當迨冰之期爰修納幣之禮

寂秀昏書 己酉

上以事下以繼將合二姓之歡男有室女有家載舉  
百兩之送禮有四備幣象五行顧念衰替之家聲竊  
仰甲乙之族望千年之喬木挺立風霜不摧八世之  
文獻足徵詩禮斯在伏承令從姪女早襲閨訓已著  
四德之稱僕之孫寂秀幼蔑庭聞未習六藝之教要

修事契之彌篤仍驗聲氣之相求乾坤爲八卦之門  
健配於順夫婦爲五倫之首剛先乎柔載遵附遠之  
文爰卜先近之日庶士今迨政值梅其實之辰之子  
于歸行聞桃有蕢之詠冀述朱子之成法用答黃氏  
之定書惟此惻款敷宣罔旣

告祝

社稷祈雨文

乙亥○家大人尹慶州時代作

恭惟坤元厚載萬生廣大茂育暢于生成維社稷神  
以達其行克順陰陽咸若雨暘胡然旱乾歲聿爲常  
妖魃肆虐三載荐荒天癘大行地財耗亡何辜今人

咸歸淪喪其餘存者未起于瘡謂天悔禍庶無四殃  
沴氣未艾四旬愆陽靡野不赤何草不黃煎沙爛石  
杲日如煬上下其平黃塵載揚旣莫耕根可望蒔秧  
三農無爲釋鋤汪浪萬姓嗷嗷其沸如湯亦旣太甚  
仰念穹蒼一日二日奄過夏至我司民社憂心如燬  
豈直農夫百畝不易雖則後時尚可濟事載舉瑤璧  
用薦禋祀神之格息寧莫我遂禦災捍旱迺其職耳  
閉陽闕陰亦在造次河漢倒瀉雲雷騰起不待朝階  
俾滂沱矣蘇我黍稷穀我人士雨則其生不雨則死  
我言不再惟神降止報本反始繫神自致

新羅太祖崇德殿祈雨文 代家大人作  
天眷東土有聖者作首出庶物肇基王迹手握乾符  
躬膺寶籙蓬蒿既艾險阻亦削相率歸命十有二國  
不獨六部戴爲民極盛祀百世克配三恪到今遺民  
尚懷舊德水旱必禱輒資冥福頻年告灾妖魃爲虐  
遂成大侵千里其赤道殪野殍相望如積今夏亢陽  
亦孔之酷天降之期旣愆膏澤十日不雨尙云無穀  
矧彌四旬莫饒涓滴沴氣播空炎炎熯熯蘊隆蟲蟲  
山川滌滌下田不稔高土可篋耕根無因分秧可克  
農夫垂拱耰鋤自釋周餘之遺朝不謀夕人功竭矣

天意何若仰視夢夢則我不惻赤子何辜罪在司牧  
珪璧旣舉于社于稷素忱罔孚玄化尙邈窮則反本  
厥理不忒睠彼曇巖松柏挺特卽祀于徇闕宮有血  
屋社雖久疆域猶昔寧使羣黎納諸溝壑時不可緩  
民事其亟左右上帝過降靈液招呼風雲指揮岳瀆  
赤松河伯奔走率職品物流形厥施溥博欽若成功  
烝民粒食前王之思利利樂樂於戲可忘永涵至渥  
堤川周峯孔夫子影堂奉安告文

道原於天而畀聖人聖人天縱莫盛生民四時流行  
萬物化醇宗皇祖帝集厥大成述古垂訓億世章程

彌綸天地幽贊神明笙鏞五典筐篚六經黃裳元吉  
素履安貞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參贊位育巍蕩聖功  
凡有血氣罔不尊崇君子攸居何陋九夷明夷利貞  
箕子以之九疇攸叙八教是施不待乘桴神理感通  
長夜不朝視天夢夢神州赤縣盡化爲戎昌平曲阜  
腥塵晦蒙一片乾淨左海之疆東人誦法江漢羹墻  
何論大小是真中華周禮在魯大明宣和維茲聖像  
出自闕里珠衡玉斗儼若臨止收藏下邑垂二百祀  
剝復者數消息者時奉天不違萬世宗師繫我堤鄉  
舊饗遺址花塘清冷周峯剝施壹乃誠力背廟經始

嶽降舊甲四十一迴九月九六晬辰重來事若有待  
默通心靈牲醴孔嘉黍稷維馨莘莘髦士虔薦心香  
庶蒙顧歆降格洋洋啓佑後人斯文永昌

淮陽新安朱夫子影堂奉安告文 己亥

子孔子後又有孔子集厥大成前後一揆光闡六籍  
整頓萬理乾坤再闢日月重明元氣之會應運挺生  
萬世永賴人極天經道莫與尊功莫與京覆載照墜  
疇不親宗真誠鑽仰無若我東羣哲繼作曠世聞風  
傳習心法受罔極恩維淮之陽有新安村竦武夷山  
戴玉女盈隱屏幔亭九曲潺湲雲谷紫陽亦符厥名

名固不偶與感羣情何幸鯨域儼若閩鄉相距萬里  
猶有耿光夙聞廬阜有潭卧龍夫子循名崇祀葛公  
柯則不遠敢云師心建廟揭虔遺像儼臨維茲真影  
出自燕南星斗燦燦泰山巖巖粵瞻神州腥臊陸沉  
茲土乾淨蓬壺欽峯雖則遐僻聲教東漸暢靈無外  
赫赫降監爰差穀朝芬苾維馨溪毛澗血昭薦微誠  
髦士齊趨如見羹墻山暉增耀雨化彌滂君子顧歆  
何陋殊方如水在地神理洋洋願啓文明惠我無疆

春秋享祝文

命世亞聖立極生民集粹會精普施無垠聲教東漸

左海尊親地循舊名禮舉明禋茲值

春秋

丁恭薦牲蘋

善山梅江祠粟谷李先生奉安告文

猗歟先生我東夫子資隣生知出類拔萃清通灑落  
昭朗純粹一變至道統宗會元不由師傳洞見大原  
聰睿獨造知言明理理氣分合心性源委極深研幾  
如指掌示折衷羣言不惑百禩揚于 王庭瑞鳳祥  
麟格 君訏謨活國經綸本之天德王道自純發揮  
運用罔間屈伸 君臣同德際會風雲遑遑濟世拯  
溺救焚調停同異偕底大道滿腔公心其大齊吳唐  
虞志業局于短造聖學蒙訣俱輯厥要二書不讓古



學大小天開日明玉潤金精往哲攸贊無復改評德  
言功烈永垂無垠左海一區受罔極恩聞風悅服無  
間遐邇矧茲一善三仁居止地以人顯曾辱巾几化  
近親炙誠切享祀落此新宮于彼江干孰居配侑曰  
惟玉山高蹈峻節莫與爲班風流儒雅迭和篋壙遯  
世無悶梅鶴與羣因之名亭永播清芬卽祠于芘去  
舊就新上下正位若敘天倫用象平生翕樂且湛孤  
山宮寔洛水澄澹曠世希聲寶匣瑤琴孔懷餘韻如  
聞賞音夙夜必偕何異石潭所造雖殊其歸則同千  
秋匹美嘉惠無窮一體崇奉棣華聯光爰差穀朝縟

儀斯張吾鄉雖陋亦具心香尚冀昭格啓佑無疆

### 春秋享祝文

洛建道學伊呂事功丕闡人文爲羣儒宗左海爲準  
受恩罔極茲值春丁虔薦牢勺冀垂歆格永詔南服

右栗  
谷位

疎襟曠韻雅操貞躅同堂陪侑天顯人極茲值春丁  
敬陳牲爵神其顧歆永世無斁右玉  
山位

蔚山蘭谷祠奉安尤菴宋先生告文戊申

天眷斯文奎運啓東賢哲繼作大道以弘元氣之會  
鍾毓先生先生乃興集厥大成稟全陽剛真正豪雄

浩氣充養可塞高穹大節卓犖可抗華嵩本之立德  
措諸事功受用優優紫陽名理秉執煌煌素王六義  
用承三聖距闢邪說尊我周室夷狄自攘懲討亂賊  
永扶綱常痛惡鄉愿以反正經建諸天地炳若日星  
運值陽九身殉道亨何有屈伸死生哀榮功化罔極  
克配鄒聖歷選左海勢與比併微吾夫子被髮左袵  
彼媚嫉者如蛾如蠶尸祝之享遍于下鄉矧茲嶠南  
再辱佩纆聞風覲德丕變遐荒曠世興慕高山景行  
几几赤舄曾臨鶴城敬摸遺像爰自華陽况若冉覲  
東山繡裳載誼吉辰揭妥英靈肅然清高玉色金聲

新宮有翬恭薦醴牲如水在地感通以誠矜紳齊趨  
蘭鞠孔時茲邦雖陋均此秉彝依仁遊藝其永有歸  
陟降洋洋龍駟雲旂想像髣髴歆格在茲啓佑後人  
毋我數遣丕闡儒化萬世永垂

春秋享祝文

道嫡考亭義秉麟經立我民極永垂大名茲值仲春  
虔薦牲醴庶歆精禋億世是寧

抱川堯山影堂三淵金先生奉安告文 辛亥

左海奎運永嘉炳靈靈華亭毓篤生豪英石室秉義  
日月貞明文翁竭忠砥柱不傾元氣攸會乃挺先生

胎胎先休儀式典型賦性卓犖聰睿天成冰壺秋月  
徹底其清大冬寒松永葆幽貞靈襟太和沒世其寧  
本立道生孝弟爲仁日用常行至誠通神哀哀銜恤  
自靖終身洗心藏密匪以求伸青霞奇意上薄穹旻  
軒冕泥塗富貴浮雲由文入道三洲是遵互宣宮商  
迭唱箴墳相爲切偲師友天倫疇與比擬正叔伯淳  
斯文丕托師道乃尊篤信守死乃所願言玩心高明  
洞見大原江漢羹墻紫陽夫子博通三才包涵萬理  
理事圓融表裏一致滔滔筆舌妙道精義玲瓏穿穴  
八窓洞視會衆鳶魚風光本地居安資淡得之簡易

衛道嚴確辨析情僞揚挖名理韶護盈耳鼓鑄譽髦  
對證施藥高蹈岷巖超然絕俗雲卧霞舉澗飲木食  
壁立萬丈清風灑落百原篝燈整襟研易濂溪庭草  
會心太極囂囂畎畝詎忘憂樂蘊秀不泄崇山太岳  
景雲瑞星幽光隱約原始要終純粹誠一百代宗儒  
三古真逸世希知德孰諦其實瞻茲堯山先生幽宅  
武夷酋率漢川清潌龍勢盤鬱儼成形局肅肅象設  
九九松柏神期著存萃于玄魄祠版祧埋二主分隔  
卽祀于傍精氣相合至心愛慕同我鄉邑經始旣久  
衆力齊集爰差穀朝妥靈影堂一幅丹青出自廟藏

載舉縟儀矜珮踰踰况臨函丈絳帳斯張儼然馨效  
薰蒿悽傷如新覲德風流弘長敬止桑梓世襲耿光  
春蘭秋菊永挹馨香聊以薦誠荔丹蕉黃庶蒙眷顧  
降格皇皇幽贊文教作新一方欽于世世報祀無疆

江西鳳谷祠貞居李公

晦子

春秋享祝文

窮經致用篤倫範俗功化在人永世不泐

綾州月谷祠義菴閔公 春秋享祝文

秉義靖獻沒世遐邇貞心峻節為世程準茲值春秋丁  
虔薦牲醴庶歆精禋保佑永世

羅州大巖祠春秋享祝文

文武為憲龍虎成章豐功茂烈用紀太常值茲仲春秋

虔薦牢醢冀垂歆格啓佑無疆 右武節辛公 有定

紫庭儀鳳青冥高鴻晚節自靖匹美六忠值茲仲春秋

恭薦牲醴人神相依垂裕無窮 右恭肅辛公 引孫

奕世忠貞華國文章淵冰自持克肯構堂值茲仲春秋

載薦心香願垂冥隲儒化永昌 右文僖辛公 碩祖

合湖祠琴書齋朴公 光輔 春秋享祝文

孝友剛嚴詩禮是程肥遯高蹈永世流名

告家廟文

維歲次丁未正月朔日辛巳孝玄孫直弼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 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府君顯高祖妣  
贈淑人全州李氏顯曾祖考 贈崇政大夫議政  
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通  
訓大夫三登縣令兼成川鎮管兵馬同僉節制都尉  
府君顯曾祖妣 贈貞敬夫人順天金氏顯祖考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  
府副摠管行通訓大夫黃州牧使兼黃州鎮兵馬僉  
節制使府君顯祖妣 贈貞夫人平山申氏顯祖妣  
贈貞夫人全州李氏顯考嘉義大夫同知敦寧府事  
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府君顯妣 贈貞夫人陰城

朴氏不肖祇承祭祀二十餘年獲奉先訓姑免大戾  
不幸近歲以來荐罹重病常陷危惡大小祀享罔克  
躬將非直筋骸廢弛不能爲禮而已且過古禮老傳  
之年者爲二歲而病日益尫衰日益甚雖欲強策將  
事不成拜跪奠獻至敬之地有未敢須人謹遵紫陽  
故事東賢近例自從今年屬兒子一純以攝祀之禮  
而至於告祝當云以攝祀孫所祭之位各隨其屬而  
稱之而亦有所窒礙故將用使子某之文不肖幸有  
餘氣可以自力亦當隨分展禮用伸微忱謹因元朝  
之薦敢告厥由謹告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